

高尔基三部曲

童年

childhood

【苏联】高尔基 著
彭娜 译



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
一部励志与挫折教育的珍贵读本
逆境中，从未放弃，笃定前行的
信念与希望

苦难中，从未屈服，生生不息的
热望与坚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高尔基三部曲

童年

childhood

【苏联】高尔基 著
彭娜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彭娜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682-4718-4

I. ①童… II. ①高… 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4553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印 张 / 8

策划编辑 / 张 博

字 数 / 121千字

张艳茹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24.80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作者小传

高尔基（1868—1936），全名高尔基·马克西姆，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他生于俄国中部诺夫戈罗德（今俄罗斯高尔基市）——伏尔加河畔的尼日尼的一个木工家庭。4岁丧父后寄住在外祖父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高尔基从此就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1岁步入社会。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登上文坛。

他的早期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这三部作品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短篇小说《切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

内心冲突的人物。1901年，他写出了散文幻想曲《春天的旋律》（著名散文诗《海燕》就是其结尾部分），随后又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6）、《我的大学》（1923）。自传体三部曲是作为作家的高尔基童年至青年时期的生活足迹。在这三部作品中，高尔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主人公“阿廖沙”性格（不屈从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刻苦自学、探索革命真理）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同时作者又以生活的某一角度来反映社会，形象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政治面貌。

1921年，高尔基离开苏联，侨居德国、捷克、意大利等地养病，1928年回国，为祖国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小说重要人物

阿廖沙（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

勇敢，坚强

外祖母（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

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

母亲（瓦里娅）

善良，美丽

小茨冈

善良快乐，有求必应

目 录

233 208 190 163 143 121 105 094 076 058 035 016 001

十 十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一

在那间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长长地躺在靠窗的地板上。他一身素白，光着脚，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手安静地搁在胸口上，手指僵硬地微微地弯曲着；眼睛紧闭着，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①；面孔失去了往日的神色，变成了铅灰色，牙齿难看地齜着，看上去怪吓人的。

母亲跪在那里，只穿着一条红色的围裙，用那把我常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给父亲梳头发。母亲一边梳，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着，声音低沉沙哑。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眶中滚落，一双浮肿的眼睛仿佛要被泪水融化了。

外祖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也在哭，哭声像是特意在为母亲伴奏。她有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像海绵一样松软的鼻子，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她浑身颤抖着，一个劲儿地把我往父亲身边推。可是我很害怕，扭着身子躲在她后面，不肯过去。

我还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不停地在我耳边重

① 俄罗斯旧俗，在死者双眼上各放一枚铜币能令他死后瞑目。

复的话：

“快，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唉！孩子，他死了，不到年纪就……”

不久前我生过一场大病，现在勉强能下地走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生病的时候父亲如何照顾我，逗我开心。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就消失了^①，接替他的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外祖母。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边，从尼日尼^②来的，而且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走的，你这个小鬼！”

这话真可笑，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我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而地下室则住着黄皮肤的加尔梅克族老头，靠卖羊皮为生。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若是摔倒了，就会被摔个倒栽葱——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乱得可笑，她一定是在骗我。

“为啥叫我小鬼啊？”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着说。

她说话语气亲切、快活，让人心情愉快。从见面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这个老人了，现在我真希望她能快点带我离开这个可怕的房间。

母亲的泪水和哭号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我第一

① 高尔基3岁时，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染上霍乱，父亲和母亲日夜看护他，高尔基虽然康复了，但父亲却不幸染病而死。

② 尼日尼：俄罗斯城市之一，高尔基出生地，现为高尔基市。

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在我的印象里，她一向严厉，说话很少；平时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她个头很高，身体很结实，双臂尤其有力气。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浮肿，衣衫不整，整个人都萦绕着一种悲凉之感。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现在却耷拉在赤裸的肩头，垂落在脸上。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不时摆来摆去，轻触着父亲那张睡熟的脸。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可是她却沒有看我一眼。她只是不停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一个劲儿地痛哭流涕。

门外几个黝黑的乡下人和一名警察探着头往门里看。那警察不耐烦地喊道：

“行啦，快点拾走吧！”

窗户上挂着一条黑色的披巾，被风一吹，便像船帆一样鼓了起来。我想起有一回父亲带我乘帆船去兜风，空中突然一声炸雷，把我吓了一跳。父亲却哈哈笑了起来，他用双膝紧紧夹住我，大声说：

“不要紧的，别害怕，葱头^①！”

正想着呢，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挺起身来，但很快又仰面跌倒在地上，任凭头发散落一地。她两眼紧闭，惨白的脸色变得铁青，像父亲那样齜着牙，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

“把门关上……阿克列谢^②，你出去！”

外祖母见状忙把我推开，跑到门口高喊起来：

“不要怕，不要管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离开吧！”

① 葱头，父亲对幼小的阿廖沙的称呼。

② 阿克列谢，母亲对阿廖沙的昵称。

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行行好吧，好人们！”

我躲在屋子角落的箱子后面，在那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母亲弯曲着身体在地板上挣扎、呻吟，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不停地安慰她：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①，挺着点儿！……圣母保佑……”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她们在父亲身边忙乱着，不时会碰着父亲的身子，又是呻吟，又是喊叫。可他却一动不动，嘴角边似乎还带着笑容。她们就这样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好几次母亲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像一个柔软的大黑皮球，在房间里滚进滚出。突然，黑暗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谢天谢地！”外祖母如释重负地说，“是个男孩！”

接着她点亮了蜡烛。

后来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是：雨天，坟场上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湿滑的小土堆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入墓坑。墓坑里有很多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甚至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场的有我、外祖母、全身湿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沉着脸的乡下人。温暖的雨像细碎的小珠子，不停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快盖土吧！”警察下完命令便走开了。

外祖母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庄稼汉弓着身子

① 瓦留莎，阿廖沙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急忙往墓坑里填土，土打在雨水里，溅出扑哧的水声。那两只青蛙急匆匆地从棺材上跳了下去，开始向穴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砸落下去。

“走吧，廖尼亚^①。”外祖母搂着我的肩膀说道。我挣脱开她的手不想走。

“唉，上帝啊！”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低着头站在那儿，沉默不语。直到墓坑被填平了，她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在想着什么。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打着新盖的泥土，声音很响。忽然，一阵阵风刮过，把雨卷走了。外祖母抓着我的手，领着我穿过黑压压的许多十字架，朝很远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当我们走出教堂院子时她对我说，“你该哭一哭才是！”

“我不想哭！”

“噢！那就算了，不哭就不哭吧！”她小声地说。

真是奇怪，外祖母竟然说我应该哭。我向来很少哭，只有受委屈的时候才哭，我是从来不会因为疼痛而哭的。父亲一见我哭就会笑话我，母亲也会板起脸斥责我：

“不许哭！”

随后，我们坐上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行驶在一条宽大却肮脏的泥泞街道上，街道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这时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

^① 廖尼亚，阿列克谢的昵称。

“爬不上来了，”她回答道，“愿上帝保佑它们！”

她总是对上帝念念不忘，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过如此频繁而又亲切地念叨着上帝的名字。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便搭上了轮船，坐在其中一个狭小的船舱里。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用白布包裹着放在角落的桌子上，包裹外面扎着一根红带子。

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马眼睛似的小圆窗里往外眺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浑浊的流水泛着泡沫，不时卷着浪花飞溅起来，拍打着玻璃。每当这时，我便会吓得不由得跳到地上。

“噢，别怕！”外祖母说，接着用她柔软的双手抱起我，又重新把我放回包袱上。

水面上笼罩着一层灰茫茫的湿雾，远处时而现出黑色的土地来，但很快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周围的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把双手枕在脑后，一动不动靠着船壁站着。她双眼紧闭，铁青着脸，神情忧郁，一声不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就连衣着也变得陌生。

外祖母好几次柔声劝她：

“喂！瓦留莎，你吃点东西吧，多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然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外祖母和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对母亲说话声音却要高一点，但总是赔着小心，怯生生的，话也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明白这一点后，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愤怒吼道，“那个水手呢？”

瞧，连她说话也很奇怪，令人费解：萨拉托夫，水手？

只见走进来一个头发灰白、肩膀宽阔的魁梧汉子，他穿一身蓝衣裳，手里提着一个木匣子。外祖母接过木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轻轻放了进去，装好后，她便伸开双臂，托着木匣子朝舱门走去。但她太胖了，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样子十分可笑。

“哎呀，妈妈！”母亲很不耐烦地大声喊道，一把从外祖母手中夺过匣子，随后两人都消失在门口，不知去向。我还留在舱里，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穿蓝色衣裳的人。

“怎么，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腰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又是谁？”

“是城市。你往窗口看，那边就是！”

窗外的陆地就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面包，在移动，黑乎乎的，被一片云雾萦绕着。

“外祖母呢？”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在地里吗？”

“是的，当然是埋在地里。”

我把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活青蛙的事告诉了他，他抱起我紧紧地搂着我，亲了亲。

“哎呀，小兄弟，你还小，有些事还不懂！”他说，“上帝保佑，用不着去可怜青蛙！你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她伤心成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们的头顶上传来呜呜的汽笛声。我知道汽轮有这种声音，所以并不害怕。那个水手连忙放下我，拔腿往舱外跑去，边跑边说：

“得快点跑！”

我也跟着往外跑。我来到舱门外，昏暗的窄道里空无一人，只有离舱门不远的楼梯上的一块铜片在黑暗中闪烁着亮光。我抬头往上看，只见一些人扛着行李、提着包袱。显然，他们就要下船了——那么我一定也该下船了。可是当我随他们走到船舷旁通往岸边的踏板前时，大家都对我嚷嚷：

“喂，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于是，我在人群中被推来挤去、指指点点了好一会儿。最后那位花白头发的水手跑过来向大家解释说：

“这是阿斯特拉罕人，他是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起我跑步把我送回船舱里，将我扔在包袱上就走了，还伸出手指着我吓唬说：

“再跑，当心我揍你！”

头顶上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了下来，轮船已经不再震颤，也听不到浪花拍打船身的声音了。船舱的窗户仿佛被一道湿墙挡住似的，船舱里变得又暗又闷，包袱似乎开始膨胀，挤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切都变得让人讨厌。我禁不住想：我就这样被她们永远扔在这条空荡荡的船上吗？

我去开门，舱门打不开，它的铜把手我也拧不动。我拿起一只装着牛奶的瓶子，使劲地朝门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

顺腿流进了我的靴子里。除此之外，别无所获。无计可施的我退回躺到包袱上，小声地抽泣了起来，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时，轮船又响起了啪啪的拍水声并噗噗地颤动着。船舱的小窗户变得像太阳一样明亮。外祖母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的身旁梳头，她一边梳头，一边皱着眉头在自言自语地嘀咕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实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膝盖，有些甚至拖到地板上，乌黑的头发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稍稍提起来兜着，另一只手费劲地把缺齿的木梳子插进密实的发绺里。她撇着嘴，黑色的眼睛里闪着怒气冲冲的光，而她的脸在这一大簇头发里显得又小又滑稽。

她今天的心情似乎并不明媚，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候，她马上就用惯常那种温暖而又柔和的声音回答道：

“大概是上帝想用它来惩罚我吧！上帝说：‘你就去梳这些麻烦的头发吧！’年轻的时候这是我最值得炫耀的事，但现在老了，梳理起来费力劳神。我讨厌这头发了。乖孩子，好好睡你的，时间还早呢——你瞧，太阳才刚刚出来……”

“我不想睡了！”

“好吧，那就不睡了。”她当即表示同意。

她一面不停地在编辫子，一面不时望望沙发那边：母亲仰卧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身子直得像一根弦。

“好了，你说说，昨天你为什么把奶瓶子打碎了？悄悄告诉我！”

外祖母说话总是像唱歌一样温柔亲切、悦耳动听，那些话就像明艳芬芳的鲜花一样总是轻易地在我的记忆中扎了根，使

我永生难忘。她笑起来的时候，黑眼珠又大又亮，闪现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神采。她那两排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展露出来，好不快活。尽管她两颊黑黑的皮肤刻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容整体上仍显得很年轻、容光焕发；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那软塌塌的鼻子。她的鼻孔张得好大，鼻尖红红的，把整张脸给破坏了。她特别喜欢闻鼻烟，她有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她总是穿一身黑，但透过一双眼睛从她的内心放射出的是永不熄灭的欢快温暖的光芒。她虽然身体胖乎乎的，佝偻着身子，几乎就是个驼背，但走起路来却如猫一般轻快敏捷，并且全身也柔软得像这种可爱的生灵。

在外祖母到来之前，我就像是躲在黑暗中沉睡，而她一出现，就把我唤醒了，还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是她使我把周围的一切都联结起来，编织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环；她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我最贴心、最亲密、最珍贵的人——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给了我直面艰难困苦的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还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才到达尼日尼。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沿途所见的美丽景色。

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我和外祖母一整天都待在甲板上。在明朗的天空下，伏尔加河两岸的金秋景色尽收眼底。橘红色的轮船用很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桨叶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灰色的驳船活像一只水蛭。景走船移，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无声息地游动着，周围的景色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碧绿的、蜿蜒的群山就像大地盛装上的漂亮褶儿；大河两岸的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